

胡漢民贈李曉生 詩及李曉生〈往事〉詩一首

李紓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中心
研究員

胡漢民（1879-1936），廣東番禺人。1905年9月加入中國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稍後又由孫中山指定任本部秘書。1908-1909年胡漢民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發表大批文章批駁保皇派。先後任同盟會南洋支部長、南方支部長。在1911年10月10日暴發的武昌起義中，胡漢民策動廣東的光復，以呼應武昌的同志。1911年11月廣東獨立時被推為廣東都督，12月隨孫中山至南京，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註1）

李曉生（1888-1970），廣東番禺人。1906年在新加坡謁孫中山於晚晴園即日加入同盟會，曾任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通信員、總支部書記、總支部總幹事、主盟人、文牘主任等職務。（註2）1910年赴英留學。（註3）1911年，武昌革命成功，國內紛電孫中山返國。孫中山由美至倫敦。當時在倫敦的李曉生與吳稚暉代孫中山處理函電，孫中山並屢偕李曉生、謝儀仲、石瑛等赴倫敦東郊唐人城召集華僑演說，向聽眾籌款，以應當時之急。（註4）隨後孫中山邀李曉生一起回國。李曉生伴隨孫中山從倫敦起程，前往巴黎、馬賽、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註5）（註6）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京，李曉生時任總統府秘書。（註7）

1906年，孫中山在新加坡設立中國同盟會分會，以坐落於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與大人路（Tai Gin Road）交界的晚晴園（Bin Chan House）為會所。據李曉生

自己回憶：1906年余年十八歲適孫中山先生駕臨星洲，余由李鏡仁先生介紹謁孫先生於晚晴園。即日加入同盟會，其時星洲總支部設於晚晴園。剛始成立會員僅得十九人（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魏仁同、魏譚同、吳悟叟、林鏡秋、鄧子瑜、黃耀廷、許雪秋、李鏡仁、李渭川、謝心准、張振東、何心田、陳開國、林航葦、謝儀仲、李曉生）。（註8）「新加坡同盟會分會」是南洋群島中第一個革命組織。成立後，華僑社會的革命行動正式與中國革命運動連成一氣，力量也更為壯大。所以，自從「同盟會」分會在新加坡成立後，革命思潮蔓延至整個南洋群島，革命黨在南洋群島的勢力，有如雨後春筍，蓬勃茁壯起來。

時值辛亥革命誕生一百周年之際。筆者從李曉生晚年息影香江所遺的檔中整理出胡漢民贈李曉生詩一首、李曉生1951年所作詩一首以及孫中山、胡漢民、李曉生等人合影一幀，藉以追思人去樓空的晚晴園以及詩人南來時所屬的南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李曉生所收藏大部分墨寶，如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譚延闓、于右任等人手跡39件，已由李曉生四子李耐宜於1992年捐贈給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其中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合書橫幅以及孫中山、黃興、朱執信等人墨寶連同李耐宜所撰短文〈父親李曉生生平記略〉即刊於1993年4期《近代中國》。1998年底，李耐宜將胡

漢民贈李曉生詩一首及胡漢民書稿《十七年入京與湯山被禁》轉交李曉生七子李舒平，並囑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李紓整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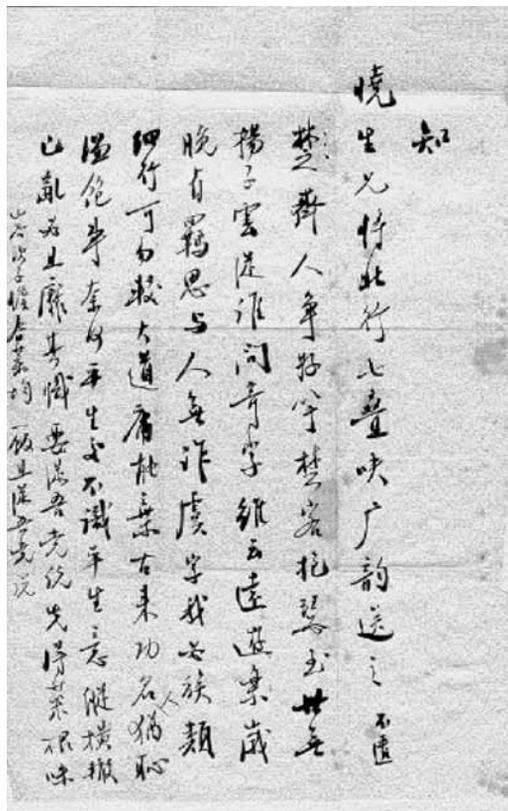
胡漢民詩云：

知曉生兄將北行七迭味廣韻送之不匱

（楚）齊人爭好竽 楚客抱瑟至
世無揚子雲 從誰問奇字（註9）
維雲遠遊樂 歲晚有羈思
與人無詐虞 字我必族類
細行可勿較 大道庸能棄
古來功名人 猶恥溫飽事
奈何平生交 不識平生意
縱橫轍已亂 必且靡其幟
要從吾黨說 先得菜根味
山谷次子瞻 春菜均一飯
且從吾黨說

蒙《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委會對筆者賜寄民國二十五年胡漢民先生國葬典禮委員會編印之《胡漢民先生詩集·不匱室詩鈔》卷八〈知曉生將北行七迭至韻送之〉，其原文如下：

齊人爭好竽、楚客抱瑟至、
世無揚子雲、從誰問奇字、
雖雲遠遊樂、歲晚有羈思、
與人無詐虞、字我必族類



胡漢民贈李曉生詩手跡掃描件

細行可勿較、大道庸能棄、
古來功名人、猶恥溫飽事
奈何平生交、不識平生意、
縱橫轍已亂、必且靡其幟
要從吾黨說、先得菜根味。

(山谷次韻子瞻春菜一飯且從吾黨說)

筆者對照原詩掃描件(簡稱手跡版)，
發現以上版本(簡稱典禮版)與手跡版有如

下出入：

1. 手跡版的詩題與典禮版的詩題有出入。典禮版為：「知曉生將北行七迭至韻送之」；手跡版詩題為：「知曉生兄將北行七迭咏廣韻送之不置。」

2. 典禮版第一句第一字與手跡版有出入。手跡版第一句多一「楚」，並在旁邊注有三點，筆者認為可能是胡先生斟酌後用第二句第一字，但未刪除，以三點表示刪除，這有可能是胡先生個人行文習慣。以上推測詩人是受《黃庭堅詩卷二》「楚客雖工瑟，齊人本好竽」的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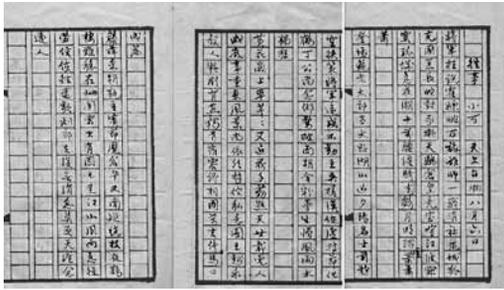
3. 典禮版該詩第四句第一字為「雖」，筆者對照手跡版後認為該字是「維」字。

4. 典禮版在處理該詩最後一段文字時，不做為該詩主體內容並且在文字上與手跡版有出入。典禮版該段第四字為「韻」字而手跡版為「子」字，典禮版比手跡版少一「均」字。從黃庭堅字山谷，蘇軾字子瞻，推測該詩最後一段是否可以斷為：山谷次子瞻、春菜均一飯、且從吾黨說。並加入該詩主體。

李曉生詩云：

往事 小可 天文臺 1951 八月六日

將軍枉說霍嫺姚	百旅雄師一戰消
社鼠城狐充國器	長蛇封豕口天驕
倉皇竟寶喧江渡	寂寞孤城急夜潮
十萬腰纏騎鶴去	月明踏雪景蕭蕭



李曉生詩手跡掃描件

登場鮑老	大好湖山
名士前趨	將軍遠戍
乘槎漢使	化鶴丁公
驚破南朝	生憎風雨
金粉夢	夕陽
	不勤王
	念鄉
	倡狂

黃花崗上	又近荷香
廿載黨人	重來風景
趙佗私意	樂毅人格
獨有雍容	萬言停馬
謬相國	日成篇
	依然
	肖燕

藤薛來朝	節麾倉卒
繞枝夜鶻	在岫閑雲
已是江山	徒勞信使
劉郎去後	莫更天涯
無消息	念遠人

胡漢民贈李曉生原詩稿並沒有注明日期。根據詩文內容分析，其時代背景可能是身為行政院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的李曉生將代表粵方的「西南派」，北上南京與蔣介石談合作事宜。(註10) 1931年2月，蔣介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後，孫中山由上海抵武漢，與湖北軍政界歡迎人員合影。孫中山左側依次為黎元洪、胡漢民、李曉生。



民國元年廣東同鄉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合書贈李曉生橫幅。孫文：同舟共濟；漢民：故鄉無恙許同歸；精衛：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石軟禁胡漢民於湯山，(註11)自此出現寧、粵分裂局面。「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被迫釋放胡漢民。不久胡漢民定居香港，領導以兩廣等省地方當局為代表的「西南派」秘密反蔣活動。據陳紅民〈在朝與在野：1932-1936年胡漢民與蔣介石之關係〉一文分析：

1934年底，蔣介石委託與胡關係素睦的王寵惠等南下，商談合作事宜。王寵

惠「持有（蔣）介石親筆書及中常會委聯名書」，鄭重求胡「諒解」，請其到寧、滬「共商一切」。王寵惠北返時，胡漢民的親信李曉生隨行，伺機與南京直接談判。他們不斷向胡漢民報告，稱已與蔣晤談數次，將胡要求轉達，蔣「極願容納公所主張」。不久，蔣又寫信給胡，以「故人情殷」相感召：「黨國危機，四顧茫茫，甚盼後方同志無間彼此，日臻團結以挽垂危之局。……曉生同志轉述厚意，故人情殷，敢不心領，亦望先生為國珍重是盼。」這次溝通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雙方的對立情緒，其後，胡漢民赴歐洲療病，停止了對南京與蔣介石的直接批評。（註12）

胡漢民詩文中提及的「吾黨說」亦可能係陳紅民在系列文章〈從檔案看三十年代「新國民黨」在上海的活動〉、（註13）鄉〈「新國民黨」在海外的活動：1932-1936年〉（註14）中所謂的「新國民黨」。據陳紅民稱，1932年後胡漢民提出「必須重新建立黨的組織，使黨成為真的革命組織」，以「反蔣最堅決的人」為核心，建立了新的秘密組織。胡漢民自視為國民黨的正統，新組織仍稱「中國國民黨」，他人多以「新國民黨」稱之。據陳紅民推斷，「新國民黨」在各地及海外華僑中設立了基層組織，最重要的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幹部」（「幹部」是「新國民黨」對其祖組織的稱呼，相

當於「委員會」），而「上海『新國民黨』的負責人應是李曉生」。（註15）

據李耐宜回憶，李曉生〈往事〉詩成於香港。該詩雖不是專門為和胡詩〈知曉生兄將北行七迭味廣韻送之不匱〉而作。但是，在李曉生的從政生涯中（1927年任國民政府印鑄局首任局長；1931年任立法院秘書處秘書長；1932年任行政院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1935年任銓敘部政務次長），只有代表粵方的「西南派」北上南京與蔣介石談合作事宜在詩中留下重筆。詩曰：乘槎漢使虛持節、化鶴丁公尚念鄉（註16）、已是江山風雨急、徒勞信使往返頻。

派遣劉蘆隱（註17）、李曉生作為信使北上商談寧、粵合作的胡漢民於193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936年5月12日病逝於廣州。「新國民黨」隨著兩廣被蔣介石解決亦成了過眼雲煙，李曉生本人也很快辭去了寧方所任命的銓敘部政務次長，從此息影香江。李曉生揮毫作〈往事〉詩時，「十朝都城」南京又換主人，一路從新加坡晚晴園走出來的孫中山、黃興、汪精衛、張溥泉（張繼）、田梓琴（田桐）等革命黨人均已作古矣。廿載黨人成底事，作者暮年回首往事曷勝感慨。

（鳴謝：本文在李耐宜、李舒珊兩前輩以及溫八一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完成，謹此致謝。）

【註釋】

1.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辰誕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革命先烈先進傳》〈胡漢民傳〉，（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辰誕籌備委員會，1965年），頁639-674。
2.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革命之宣導與發展（三）〈中國同盟會〉，（臺北：正中書局，1964年），頁522。
3. 據陳洪、陳淩海編撰《吳稚暉先生大傳》頁58記載：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日，（吳稚暉先生）女公子芙正式肄業「旁」校（譯音）。李曉生進「留」校（譯音）就讀。
4. 李紓，〈辛亥年間同盟會員在倫敦活動補錄〉，《史學月刊》，第6期（2001年），頁123-127。
5.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革命之宣導與發展（三）〈中國同盟會〉，頁550。
6.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辰誕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革命先烈先進傳》〈胡漢民傳〉，頁745。
7.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30。
8. 李紓，〈李曉生未完成自傳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南大語言文化學報》，第3卷第1期（1998年），頁131-153。
9. 絕無過客問奇字，只有閑雲到野亭（見王冕《王冕竹齋集·卷一·九裏山中三首》）。
10. 楊天石，〈30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抗日潮流——讀臺灣所藏胡漢民資料之一〉，《歷史研究》，第1期（1998年），頁273-285。
11. 據胡漢民自述，在被禁的三月初，「這時可以看我的，只有邵元沖孔祥熙兩人。立法院秘書李曉生，則為辦理家務，由邵元沖特許出入，不過出入必須受駐守兵警的檢查。」《胡展堂先生湯山被禁始末：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年十月十四日》，新群社叢書第一種，（新群社，1934年），頁69。
12. 陳紅民，〈在朝與在野：1932-1936年胡漢民與蔣介石之關係〉，《二十一世紀》，第57期（2000年2月），頁68-77。
13. 陳紅民，〈從檔案看三十年代「新國民黨」在上海的活動〉，《檔案與史學》，第2期（1999年），頁61-65。
14. 陳紅民，〈「新國民黨」在海外的活動：1932-1936年〉，《民國檔案》，第1期（2002年），頁64-73。
15. 同註13。
16. 民國元年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合書贈李曉生橫幅中，胡漢民贈言為：故鄉無恙許同歸（見圖4）。
17. 劉蘆隱可是李曉生《往事》詩中所指的「劉郎」？筆者不揣淺陋，謹就教方家。